

我读《石涛画语录》



李

辉 主编

吴冠中 著



名家文化小丛书

我读《石涛画语录》



李
辉
主
编
吴冠中
著

大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石涛画语录》/吴冠中著.—4 版.—郑州：
大象出版社,2010.6
(名家文化小丛书/李辉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5903 - 1

I. 我… II. 吴… III. 石涛(1641 ~ 1718) —
中国画—艺术评论 IV. 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949 号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牛志远

装帧设计 无风夜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力源文化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2.375

字 数 60 千字

定 价 7.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5319

总序

李 辉

二十多年来，文化热潮此起彼伏，历久不衰。热潮之中，相关话题以及论述方式，范围日渐宽泛，颇有朝着两极方向拼命拉开距离之势。或趋向宏大、笼统，以玄妙、空泛、繁复方式进行阐述；或趋向琐碎、细微，以新奇、通俗甚至低俗吸引眼球。各类文化图书，应运而生，成了出版界的宠儿，其中利弊优劣，很难界定，好在真正热爱文化、有文化情结的读者，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选择权，由此，文化也就有可能真的热闹起来了。

2009年春天，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我提议，是否可以策划一套小丛书，侧重于普及，以小、以精取胜，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

中，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

很好的建议，我当即付诸落实，这就是“名家文化小丛书”的由来。

所谓“名家”，即各领域、各学科的成就卓著者。他们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厚积薄发中时有精粹之作。启动之初，作者人选侧重于人文学科，以后将向其他学科延伸。

所谓“文化”，即广涉文化不同主题，尽量突出具体、明确和小角度切入的特点，使每种书的话题不至于空泛、玄妙。所选作者的叙述文字，也大多具有叙述明畅、生动、有趣的特点，以适应读者轻松阅读的需要。

所谓“小丛书”，即在每种书的话题“小”之外，字数以三万至五万字为宜，属于真正的“小书”。这一规模的图书，既便于阅读，也便于携带。舍此，恐怕也就失去“名家文化小丛书”所追求的普及目标。

小，却不应漫不经心；普及，也不应迎合浅薄。

辛弃疾有词云：一丘一壑也风流。于是，且借此套小丛书，一一呈现各位名家的文化风流。

写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北京，雷电大雨中。

目 录

前言	1
一画之法与万点恶墨	
——关于《石涛画语录》	4
《石涛画语录》评析	13
一画章第一	13
了法章第二	17
变化章第三	19
尊受章第四	22
笔墨章第五	25
运腕章第六	28
纲缊章第七	31

山川章第八	33
皴法章第九	38
境界章第十	42
蹊径章第十一	44
林木章第十二	46
海涛章第十三	48
四时章第十四	51
远尘章第十五	54
脱俗章第十六	56
兼字章第十七	58
资任章第十八	60

前　言

好剑！好剑！佩剑之人不知使用，剑渐渐生锈了。国宝！国宝！国人不识，束之高阁。成为国宝，正因其价值是世界性的，不限于本国。《石涛画语录》篇章不多，却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置之于历史长河，更是世界美术发展史上一颗冠顶明珠。

都说苦瓜和尚（即石涛）《画语录》深奥难读，我学生时代也试读过，啃不动，搁下了，只捡得已普遍流传的几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等等。终生从事美术，不读懂《石涛画语录》，死不瞑目，于是下决心精读。通了，出乎意外，同 40 年代第一次读到梵·高书信（法文版）时同样感到惊心动魄。石涛与梵·高，他们的

语录或书信是杰出作者的实践体验，不是教条理论，是理论之母。石涛这个 17 世纪的中国和尚感悟到绘画诞生于个人的感受，必须根据个人独特的感受创造相适应的画法，这法，他名之为“一画之法”，强调个性抒发，珍视自己的须眉。毫不牵强附会，他提出了 20 世纪西方表现主义的宣言。我尊奉石涛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创造比塞尚早两个世纪。我逐字逐句译述，竭力不曲解原著，加上解释及评议是为了更利于阐明石涛的观点，因之，根据具体行文情况，评议及解释或置于原文之前、后，或插入原文之中，主要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进程。原文虽属于文言文，有些语句仍简明易晓，高中以上学生无须翻译，故宜保留原句处尽量保留原句。估计读者多半是美术院校的学生或业余美术爱好者吧，故我的释与评只求画龙点睛，不画蛇添足。

有关《石涛画语录》的版本和注释不少，本人对此并无研究，有待专家指导，今唯一目的是阐明《画语录》中画家石涛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心态，尤其重视其吻合现代造型规律的观点。石涛的杰出成就必有其独特体会，但由于时代及古汉语本身的局限，他的内心体会有时表达得不够明白贴切，如“一画之法”单从字面上看，就太笼统、含糊，如不吃透他的创作观，必将引起曲解、误解、误导。本书所选插页有限，故较着重选其更具现代形式美感的作品，同时选了几幅

现代西方大师的作品与石涛的宏观思维作参照，其间是否有通感？

这本小书如抛出一块小砖，祈望引来美玉，则亦属发扬祖国遗产的幸事了！

吴冠中

1995年8月

一画之法与万点恶墨

——关于《石涛画语录》

如梦中惊醒，我发现了《石涛画语录》的现代意识，相知恨晚！一个杰出的画家的成就绝不限于画面，感人的画面孕育于丰厚的修养与独特的感悟中。山间石隙中一棵极小极小的松，我曾想拔回来盆栽，岂知其根深深扎入大石底层，谁也拔不出来，除非拔断。小松如此，何论巨松。

贯穿《画语录》的基本精神是“一画之法”。何谓一画之法，众说纷坛，见仁见智，越说越糊涂。首先须分析石涛对艺术的整体观念，其创作意图及创作心态。他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是感受，第四章“尊受章”是专谈感受的。开宗明义，他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就是说面对自然是先有感受而后认知。是感性在前而理性在

后；如有了先入为主的理性认识再去感受，这感受就不是纯感受了。这情况似乎是专对艺术创作而言，是艺术实践的珍贵体验。我有一次驱车去贵州布依族的石寨，途经犀牛洞，匆匆一瞥，颇感其神秘画境，中午在安顺午餐时念念不忘洞中所见，便凭记忆与感受抒写情怀，落笔不多，意象甚美。心魂不定，于是决定返回犀牛洞，在洞中细细画了两三个小时，轮廓正确，细琐无遗，然而，天哪，丑态毕露，美感尽失。有一位颇有传统功力的国画家到西双版纳写生，他大失所望，认为西双版纳完全不入画。确乎，几乎全部由层次清晰的线构成的亚热带植物世界，进入不了他早已认知、认可的水墨天地。他丧失了感受的本能。感受中包含着极重要的因素：直觉与错觉。直觉与错觉往往是艺术创作中的酒曲。石涛所说的受与识，实质上是开了 19 世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 (Croce, 1866—1952 年)“直觉说”的先河。尊重自己的感受，石涛同时强调古人之须眉不能长我之面目，他反对因袭泥古，必须自己创造画法，故而大胆宣言：“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显然他对大自然的感受不同于前人笔底的画图。石涛之前古代画法已有千万，而一画之法却自他才立，够狂妄了！他进一步说，他这一法能贯众法。问题实质已很清楚，他强调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立法及此法能贯众法，这三个方面便共同诠释了他的所谓一画之法：务必从自

己的独特感受出发，创造能表达这种独特感受的画法，简言之，“一画之法”即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正因每次不同的感受，每次便需不同的表现方法，于是画法千变万化，“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故所谓一画之法，并非指某一具体画法，实质是谈对画法的观点。并且他在“兼字章”中谈到“一画者字画先有之根本也”，强调画同样是书法创作的根本。

石涛进而谈“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早已成为普遍流传的至理名言。这观点必须联系到笔墨，因笔墨几乎占领过中国绘画技法的全部，甚至颠倒因果，将作品的优劣决定于笔墨之优劣。为此，我曾发表过一文《笔墨等于零》，认为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谈笔墨，这笔墨的价值等于零。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味洛内则（Veronese）以色彩绚丽著称，有一天他面对着雨后泥泞的人行道说：“我可以用这色调表现一个金发少女。”就是说绘画中色彩的效果产生于色与色的关系中，而不决定孤立色块的鲜艳或肮脏，有时一块色孤立看也许是脏的，但被适用在一幅杰作中则其价值却又非任何色彩所能替代。笔墨的功能、道理与之完全相同。石涛将自己的作品名为“万点恶墨图”，实际他完全明了创造的是艺术极品。他之创造极品也，可用恶墨、丑墨、宿墨、邋遢墨……关键不在墨之香、臭，而在调度之神妙。石涛有一段

题跋，是议论“点”的问题，精妙绝伦，虽说的是“点”，实际上指出了画法中应不择手段，亦即择一切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效果。这段题跋应是我们美术工作者的座右铭：“古人写树叶苔色，有深墨浓墨，成分字、个字、一字、品字、厶字，以至攒三聚五，梧叶、松叶、柏叶、柳叶等垂头、斜头诸叶，而形容树木、山色、风神态度。吾则不然。点有风雪雨晴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夹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纓络连牵点，有空空阔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如焦似漆邋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学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噫！法无定相，气概成章耳。”

石涛谈山，说山脉纵横有动势，有时又静静地潜伏着，山像拱揖有礼，山亦缓慢温和地转弯。山之环聚中彼此守着严谨，山之虚灵中表现出智慧，山之纯净秀色中有文气，山之蹲跳中显出勇武，山之峻厉中见惊险，山之高直逼霄汉，山之浑厚表现其宽宏，山之浅陋也不遗忘于巧小。利用山的多种状貌与特性，石涛谈的全是人格：仁、礼、和、谨、智、文、武、险、高、洪、小……其绘画表现中的意境与人情，为 19 世纪德国美学家立普斯（Lipps，1851—1914 年）的“移情说”提供了例证。

石涛对大自然不仅所见皆人情，而且从形式感升华进

入抽象美领域。在第十三章“海涛章”中，谈山与海的比较，苍山似海，实质是觉察了二者间类同的抽象形式因素。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澎湃、海之鲸跃龙腾、海潮如峰、海汐如岭与山之重重叠叠、高低起伏，加之烟云缭绕，山群中的景观就仿佛是海的洪流与吞吐。石涛归结说：“如认识了海而未联系到山，或认识了山而忽略了海，均是由于感受的失误。”他自己的感受中，山即是海，海即是山，而他的感受仍能交待是山是海，那就是凭一笔一墨表现手法的风流了。

在第七章“𬘡缊章”中谈到从一可以发展成万，从万可以归纳为一。不久前李政道博士论及科学与艺术的比较，他说最新物理学说中认为最复杂的现象可分析为最简单的构成因素，最简单的构成因素可扩展为最复杂的现象。他并希望我作一幅透露这一观点倾向的作品，我看石涛这几句话录倒恰恰吻合了这观念。现代荷兰画家蒙得里安（Mondrian）的某些作品也体现了这简与繁之间的通途。石涛更有两句妙语，一是“墨海中立定精神”，可用来规范在墨黑色调中探寻构架的当代法国画家苏拉日（Soulages）的作品；另一句妙语是“混沌里放出光明”，则适合于评价在纠葛缠绵中找寻秩序的现代美国画家波洛克（Pollock）的作品。

第三章“变化章”中石涛说只从自己的肺腑抒发，显示

自己的须眉，即使有时碰上某家，只是某家吻合了我，并不是我迁就了某家。是同一自然对作者启迪了相似的灵感，绝非师古人而不化的结果。这里引出两个问题。一是美术教学应从写生入手还是从临摹入手。从临摹入手多半坠入泥古不化的歧途，必须从写生入手才能一开始便培养学生对自然独立观察的能力，由此引发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方法。无可讳言，中国绘画正因对自然的写实能力先天不足，画面流于空洞、虚弱，故其成就与悠久的历史相比毕竟是不相称的。另一问题是“某家就我，非我就某家”的分析。也曾有人说我的某些作品像美国现代画家波洛克（已故），而我以前没有见过他的画，四五十年代之际在巴黎不知波洛克其人其画，我根本不可能受他的影响，是“他就我，非我就他”了。当然，他也并非就我。面对大自然，人有智慧，无论古代现代、西方东方，都会获得相似的启迪。大写意与印象派、东方书法与西方构成、狂草与抽象画……我曾经选潘天寿与勃拉克的各一幅作品作过比较，发现他们画面中对平面分割的偶合。若能从这方面深入探讨，将大大促进中、西美术的比较研究。

19世纪法国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1821—1867年）察觉特拉克洛亚（Delacoux，1798—1863年）的画中有诗，似乎是一个新发现，因在西方，诗与画是不同的艺术领域。

雨果（Hugo，1802—1885年）也作画，但绝不因此就将文学与绘画的功能混淆起来。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都是杰出的画家，但他们从未以诗人姿态出现。自苏东坡等诗人涉足绘画，并提出了诗画一家的观点，于是中国绘画与诗结姻亲成了风尚。这种姻亲啊，多半同床异梦，甚至成了锁链，束缚了彼此的手脚。当然我绝非反对画本身的诗境及诗中升华了的画境（见拙作《贾岛画中诗》）。石涛是典型的文人画家，诗、书、画的修养均极高，但他绘画上的造诣并非隶属于诗，或只是诗的图解，他作品中诗、书、画的融会极其自然，相得益彰，属于以三者共建的综合艺术中的杰出典范。语录第十四章“四时章”的实质问题是谈诗与画的关系，石涛的观点还是着眼于诗与画的相通，并没有剖析两者的差异及不可相互替代的各自特性。他那时代，“画中诗”或“诗中画”虽尚未有精辟的科学分析，但诗与画也还未泛滥成为彼此相欺蒙的灾难。直至18世纪，德国的莱辛（Lessing，1729—1781年）才对诗与画作出科学的界限，他通过雕刻《拉奥孔》和诗歌《拉奥孔》的比较，明确前者属空间构成，后者系时间节律。而我们诗画之邦似乎无人肯作出这样有些血淋淋的解剖。石涛重视的并非寓情于景的一般诗作，而是情景违背了时节的例子。如写冬：“雪悭天欠冷，年近日添长”、“残年日易晓，夹雪雨天晴”。冬天少雪，